

时尚史《奢侈的》，揭示全球“奢侈崇拜”风

◎ 陆亚萍

黛娜·托马斯,是《新闻周刊》巴黎分社资深文化与时尚作家,在《纽约客》《哈泼时尚》《时尚》《金融时报》等刊物上作关于时尚与精品事业的报道。她的著作《奢侈的》(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被誉为“揭露奢侈品牌黑暗内幕第一书”。

黛娜在分析奢侈品的历史时说:“奢侈品是富贵名流阶级的特权,普通大众哪有胆量染指。20世纪60年代,‘青年学潮’爆发,这场政治变革席卷西方世界,打破了阶级藩篱,也抹掉了区分富人和平民的符号。奢侈品不再时髦,退出了时尚潮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富阶层——单身女性主管——崛起,情况才有了改变。此时美国的精英制度进入全盛时期,每个人都能在社会

的经济和阶梯上爬得更高,发迹后随之便会沉迷于奢侈品所带来的虚荣和排场之中。近30年来,发达国家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惊人地增长,男女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这让他们有更多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消费者也普遍比上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走过更多的地方,因此培养出对精致生活更好的品位。”

在书的第一部分,黛娜分“奢侈品行业的诞生”、“奢侈品航母”、“全球化”三个章节叙述了路易·威登的历史,还有普拉达、古驰、巴宝莉等。10年间,阿诺特将LVMH打造成奢侈品的航母,旗下囊括数十个品牌,赚得大把真金白银。奢侈品企业走集团化路线的过程惊心动魄,波澜起伏,像一部充满角斗的商

战电影,梦想、雄心、利益、创造、算计这些元素尽数体现。读者通过此,可以以新的眼光来打量我们日常中已不可缺席的奢侈品行业。黛娜尖锐指出:“奢侈品一般都有高出投资资本10倍到13倍那样的利润。而品牌化企业彻头彻尾是资本主义,目的精准明确:想尽办法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奢侈品集团采取偷梁换柱的策略,采用较差的材料,悄悄把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用流水线替代手工制作,多数产品是用机器做出来的。推出低成本价格也低的副线产品……过去的时代,奢侈品牌只是私人拥有的企业,所有人虽然也在意利润,但公司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制造出最完美的产品。自从企业大亨接管

奢侈品牌后,这样的目标被我称之为‘奢侈崇拜’所取代。今天,人们像搜集棒球卡一样搜集名牌产品,像艺术品一样把它们展示出来,像符号一样炫耀它们。”她犀利的言词中不仅有对制造商的抨击,也有对消费者的抨击。炫富、虚荣是近30年来资本时代人性的通病。

奢侈品行业发达导致的问题是:奢侈品是今天被假冒最多的商品之一,假冒名牌的利润多数用于资助贩毒、偷渡、恐怖行为等非法活动。为了买名牌手袋,日本女孩去做“援助交际”,等等。“它改变了我们互相影响的方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黛娜不无忧虑地概括今日奢侈品行业的社会性。

明星代言、香水的秘密、神

奇的手袋、血汗工厂和劳工危机、走向大众、伪货朋友、新型的奢侈品市场,等等,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这些章节,作者都是以大量的数字、细节、历史传说、现场采访来结构篇章,扎实的材料与利落机敏的文风深深吸引着阅读者,一阵感叹,一阵惊讶,一阵会心的微笑或者无奈的叹息。虽然是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专业书籍,但《奢侈的》像小说一样好看;虽然是纪实性的客观报道,但《奢侈的》分明充满尖锐思想锋芒,反省、讽刺、批判兼而有之。看看书最后的说明:原注共有320条,参考文献达43种,就知道作者所下的功夫了。有人称这是一部诙谐幽默见识广博的时尚史。有人称黛娜是个不畏强权的记者。

心理经济学入门

全球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认为,日本人保守的经济心理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痼疾所在。日本人惯于储蓄,即使利率为零,也坚持储蓄。为什么原本可以用来投资理财和改善生活的钱却都躺在银行里睡大觉?日本人该如何遵循生命周期的变化去有效地管理金钱呢?大前研一的《心理经济学》除了探索日本人固有的保守心理,以及这种心理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概念——“心理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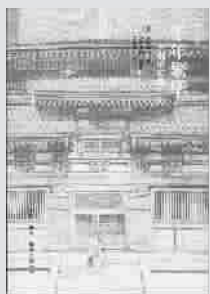
作者建议从投资理财、养老金制度、老年人移居、子女教育、城市改造、集体智商、人生规划等方面着手改变日本人目前的心理问题。20岁养成自我,30岁接轨全球,40岁规划财富,50岁运筹帷幄,为人生积蓄幸福的能量,让长眠的资产流动起来,让经济加快复苏和繁荣。日本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它或许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大前研一的“心理经济学”无异于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小易

《布罗茨基传》出版

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迎来了创作上的辉煌。他对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开阔而坦荡的思想,真挚而温和的感情,使其作品具有了别具一格的魅力。在艺术的道路上,他秉承两位前辈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奥登的创作理念,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音韵的和谐,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和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思想和浓郁的诗意”,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这位“永远为俄罗斯歌唱”的流亡诗人。

《布罗茨基传》——诗人的人生故事写来真切动人。唐宝民



《千年繁华——京都的街巷人生》(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京都既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长久以

来,凭借强韧的生命力与现代潮流相抗衡着。她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巷衢中的一景一物,让流连其间的人也濡染那份浓郁情味而触动心弦。这是一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

翻译要靠感觉

◎ 周克希

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4. 气质适合弄文艺的好译者,当然还是有,而且想来不止“十分之一”。

吕叔湘先生是我很敬仰的语文学家。他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问世时,当编辑的家母认真捧读,做完了其中的全部练习题。我当时正读初中,常在母亲边上跟着她读书、做题。从吕先生书中汲取的营养,我终生受用。后来知道,吕先

生年轻时译过书。看了他翻译的小说,才了解吕先生的文笔,也曾经那么神采飞扬。下面是他译的《伊坦·弗洛美》中的两个小例子(转引自王宗炎先生《从老手学新招》一文)。

Mattie's hand was underneath, and Ethan kept his clasped on it a moment longer than was necessary. 玛提的手在下,伊坦把它握住,没有立刻就放。

Hale refused genially, as he did everything else. 赫尔的拒绝是很婉转的,这人无往而不婉转。

跟“比需要的时间更长”或“正如他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这类所谓中规中矩(其实面目可憎)的译法相比较,“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情感体验与民间活力

——读王士均主编《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

◎ 詹丹

尽管我国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是以情歌“关雎”开篇的,但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文化规范中,这样的情歌却被视为后妃之德的颂歌而纳入到儒家诗教中。后代虽然也涌现了大量的情歌,但遗憾的是,文人的情歌创作和解读大多被约定俗称为香草美人喻君子的政治隐喻,失去了情歌之重情的基本特质。所以,在古代,如果要读到一些不那么道德说教、不那么政治图解的比较纯粹的情歌,则需要到民间的歌谣中寻找。犹如“礼失而求诸野”,更何况被“礼”所压抑着的“情”,更有从乡野去寻找的必要。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经借着收集整理明代的民间情歌如《挂枝儿》、《山歌》来揭示礼教之虚伪的。不过时至今日,当传统礼教对人的情感压抑已烟消云散,当家长式的专制对男女自由恋爱已经很难构成一种真正的障碍时,把流传在我国南方各地特别是上海乡野或者城区某个角落的情歌收集起来,精选成一本《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予以出版,这样的意义又何在呢?

单就诗歌本身来看,其编排方式是按照男女之情的发展歷程而依次递进。从男女寻觅的

“山歌唱给知音听”到初识的“水中偷偷看情郎”,然后是恋慕的心烦意乱和甜蜜,如“好比塘中嫩荷叶,晃来晃去动人心。”是爱的誓言:“斩断荷藕丝连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是别离的相思:“哥吃苦瓜苦思妹,妹吃丝瓜思情郎”,是等待的煎熬:“这般心事有谁知?”等等,其内容已足够丰富。阅读全书,读者的感情会因了这些情感主旨的变化而发生了跌宕起伏的相似变化,并成为对情感经验的一种拓展。而当这种情感体验与社会特定对象发生复杂联系时,体验的深刻性,得以进一步体现。比如《想丢小郎万不能》这首:“拳打脚踢不喊疼,打下皮来还有肉,打下肉来还有筋,想丢小郎万不能。”作为抒情主人公内部的身体疼痛感与对情感世界的追求形成了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不但经由抒情主人公的体验而传递给读者,同时,通过对身体感觉层层剥离的“还有”、“还有”(隐含对身体无尽痛苦的勇敢承受),其实也是把外在的施暴者一并剥离开自己的心灵。而最后一句的“万不能”中的“万”,与身体痛苦感觉上的多层性,自有逻辑上的呼应关系。我们当然可以说结尾的一句告白,是直率、勇敢而大

胆的,但这种直率与大胆,是在与施暴者的抗争中才凸显出来。相反,《约郎约到月上时》一首吴地民歌,所谓“约郎约到月上时,等郎等到月斜西,不知是依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热恋中的女子对恋人的爽约,随之而来的猜测,是以一种近乎调侃、近乎自我安慰的口吻款款道出,风格如此婉约,是跟展开想象中的“依”与“郎”的对话,有相当关系。更何况月的朦胧,给这种爽约的茫然与对话的想象性奠定了基调。但凡此种种,作为读者读到的,难道仅仅是对抒情主人公感情世界的一种分享吗?

在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当追求属于自己一份情感所需要的努力抗争让许多人变得陌生,当便捷的电讯联系方式使得古人对爽约的猜疑种种变得没有必要,当照亮得如同白昼的灯光让乡野的朦胧月色无从寻觅时,民间的情感不但会让许多人获得一种新鲜感,也许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滋润着不少现代都市人日渐枯萎的心灵,并促使他们重新对生活投以充满情意、充满想象的目光,这才是该书出版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没有记忆的城市》,(德)萨宾娜·薛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曾长期在纽约和芝加哥工作。徘徊在纽约各区,从曼哈顿南端至布朗克斯区,从布鲁克林区到皇后区,这是一本细说着从前以迄当下的城市与文学导览,爱伦·坡、惠特曼、莫里森、奥斯特等人的足迹,他们到过的咖啡馆、图书馆,足以吸引你。



《捕鼠器》(英)阿加沙·克里斯蒂著,黄显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阿加沙名下最出色的舞台剧,是全球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剧目。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暧昧错杂的身份,欲盖弥彰的眼神,看不见的血腥,听得见心跳。

三卷本《〈读书〉十年》是扬之水于1986年至1996年在《读书》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日记,第二卷于近期出版。日记主要以《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为中心,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的种种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说《〈读书〉十年》,“好像很琐碎,背后有丰富的内涵,它提供的人和事,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但都让我们重新认识1980年代。这本书的价值就是对1980年代社会大变动的真实记录”。双木

《〈读书〉十年》又出第二卷